

## 文明创建开新局

② 我们的节日·春节

## 过年喽!

福

## 流淌在时光中的年味

● 麦秀芳

于悄然无声的奔波中,年,已经踏着时间的节奏姗姗而来了。大街小巷,炸煎堆处氤氲的香气,炸“蛋散”处酥酥脆脆的蛋香味,“融”芝麻糖处甜甜糯糯的麻油味把年味酿得浓极了。

人间至味是清欢,最美不过烟火气。记忆中家乡双合镇酒合村的年味,就藏在浓浓的烟火气中。

一进入腊月,村里家家户户都开始为过年忙碌起来,年味便丝丝缕缕地飘散出来。“囿圈”刚出“堆堆”的粘米粉、糯米粉“排”在簸箕上,白花一片。一块块腊肉悬挂在屋前屋后,在北风吹拂下,加速“瘦身”,也拧紧“油门”。年味,就这样被家乡人推向了深处。

小年一过,年迫不及待地加快脚步了。乡亲们都为迎接年的到来而兴奋地忙碌着。“趁圩”(赶集)办年货,是村里人过年前必做的事。记得那时候的双合圩坐落在山脚下,主要是一些红砖的瓦房和一两层的水泥楼分布在“7”字形的曲尺里。年货摊连绵不断,糯米、红糖、年画、春联、糖果、花生、瓜子、鞭炮……应有尽有。圩场的叫卖声此起彼伏,一浪盖过一浪,整个圩场人声鼎沸,仿佛一锅煮沸的油角,翻腾着,滚动着,起伏着。于是,一条条羊肠小道上,人们摩肩接踵,年的气息就这样镶嵌在每个人的脸上。

终于,到了除夕。人们开始贴春联、挂年画、绑年桔、炸大糍……最让我难忘的是父亲在除夕制作“炊鸭”(隔水蒸鸭)的情景。父亲与三伯父、山马叔合力在我家门前的空地上垒一个简易的大灶,把鸭都搬到这块空地上宰。关键步骤来了,父亲会用腐乳、红葱头、盐、老抽等调成酱汁,将宰好的鸭里里外外涂一遍,然后把姜蓉、蒜蓉、八角之类的配料塞进鸭肚里,用水草把鸭屁股绑牢,再把鸭放在大锅中隔水“炊”(蒸)。约莫50分钟后,大锅里飘出的醇厚肉香味便在整条巷子缭绕着。年味,就在这热气腾腾的氛围中荡漾开来。

夜幕降临,随着“噼里啪啦”的鞭炮声响起,意味着团圆饭正式开始了。屋外,红彤彤的鞭炮在空中上下翻飞,颇有“东风夜放花千树。更吹落,星如雨”的璀璨景象。屋里,热乎乎的菜香飘出浓浓的香味霎时弥漫了起来。父亲难得小酌,母亲给他夹菜,我们兄妹几个一边大口吃肉,一边说说笑笑。家人团聚,灯火可亲,这是每一个中华儿女过年最朴素的愿望。

“一夜连两年,五更分两天。”子夜过后,排山倒海般的鞭炮声接连不断,整个天空都弥漫着烟花爆竹的味道。天一亮,大人拜天地,拜神灵,拜祖先;小孩穿新衣,看舞狮,捡爆竹……把年味推向了极顶。

一晃便到了年初四,村里又迎来了春节的另一个高潮——祠堂拜祖。酒合村只有“麦”姓一族,均为宿国公姜铁杖的后裔,他的遗训、家风是“唯诚与孝,尔其勉之”。每年初四这一天,族人会在姜氏宗祠举行隆重的拜祭仪式。他们用托盆盛着一只烧猪,摆在祖先正中的祭台上。祭台前,就是所有在过去一年中增添了丁丁的家庭摆放的祭品,有鸡呀、肉呀、大糖糍呀……最引人注目的要数那一个个造型独特的花篮。花篮最底层“铺”了一层年桔,用红头绳子把一尺来长的甘蔗扎成一个“三角架”放在篮子中央,“三角架”上面插满了五颜六色的花,寓意子孙后代四季吉祥,甜甜顺顺,开枝散叶。拜祭时,先点燃香烛向先人“禀告”姜氏人丁兴旺的喜讯,然后再烧元宝、放鞭炮恭迎先人享用。仪式完毕,舞狮队在喧嚣的锣鼓声中出场了,狮子在鼓乐中穿梭腾跃,《论语》有言:“慎终追远,民德归厚矣。”家乡人祭祀祖先,就是感恩思源,不忘祖训。

年,本就含有“庄稼成熟”之意,它寄寓了人们对丰收、祥和的期盼和对神灵先祖的感恩祝福之心。“愿得长如此,年年物候新。”无论时光如何流转,无论世事如何变换,年,都是承载着传统、流淌着幸福的味道。

## 家乡年事

● 刘利元

一次小聚,不知谁说了一句,还是回村里过年有意思。我的家乡,在内蒙古河套平原,小时那浓浓的、暖暖的过年回忆瞬间宛如涟漪,泛起层层波澜。

## 办年货

社改乡几十年了,村人依然把集镇叫公社。后来撤乡并镇,乡政府被撤销了,村人还是把那里叫公社。公社是村人最向往的地方,也是我儿时脑海里天堂的模样。

腊月里,没去公社,成了村人的问候语。“去公社了吗?”“去了。”“你去了吗?”“还没呢。”“去了公社的人喜气洋洋,没去公社的人听语气就可以看出口袋的干瘪。那时,村人收入不多,去公社也买不了多少东西,无非一两条纸烟、一两箱白酒、三五斤糖块、四五张红纸、五六卷麻纸、十几个麻蛋(二踢脚),还有一些油盐调料。买的的东西不多,并不代表村人的年货不丰富。自给自足、自产自销的生活,是从老辈人手上留下的,不知传了多少代。杀一口猪,炼板油、腌猪肉,架个火炉把猪头、猪蹄子的毛燎干净,然后慢火熬炖,可以压制五花肉,也可以熬皮冻,都是极好的下酒菜。

## 贴对联

贴对联首先要写对联。会计会写毛笔字,年前半个月就忙上了。把红纸放在炕上铺平,四开八开再十六开对折,轻轻用手掌压一压,上下捋出一条直线。本以为可以撕了,主人又找出一条细线,让人拽一头,自己拽一头,两人同时用力。“嘶拉”一声,红纸被切割开来,茬口极为齐整,没有半点儿缺口,也没有半点儿毛边。可以写了吗?不行。会计忙着呢!几十户人家排着队呢!不像城里,过年只贴一副对联,而且不管具体内容,只要吉祥喜庆就行。大门是大门的,房子是房子的,粮仓是粮仓的,拖拉机、水井和牲口圈、农具上也要贴呀,人要过年,它们也要过年!水井上是“井水长流”,拖拉机上“日行千里”,马圈羊圈上是“六畜兴旺”,农具上是“五谷丰登”,各有各的寄予,各有各的期盼,不能将就,更不能马虎。会计浓眉大眼,大高个子,左手摊开纸张,右手紧握狼毫。他一边写,村人一边嘱咐,这是在哪里贴的,那是哪里贴的。会计说,错了,你家有几个窟窿,几扇门我都知道。

字不能错,纸也不能错。什么人家用什么纸是有讲究的。平常人家贴红对联,有喜事的人家第一年贴黄对联,第二年贴绿对联,第三年贴粉对联,三年服役,第四个年头才能贴红纸的。

贴对联的时间也有讲究,要趁早。年三十的清晨,父亲总是第一个起床。他用扫帚在墙面上来回扫,把上一年的旧对联纸清除干净了,然后扫院子熬糊糊。准备工作就绪了,喊我和弟弟拿对联。父亲把笤帚摞进面盆里,然后在墙壁上来回涂刷,我和弟弟一边递对联,一边埋怨父亲为什么要贴那么多的糊糊,不仅浪费,而且给下一年贴对联时带来许多麻烦。父亲说,这是一年的熬盼,粘牢了,才能和来年接上。

## 拢旺火

不知道父亲哪儿来的精神头,白天忙一整天,晚上熬年,初一麻麻辣辣就起来了。实在不想起,可是架不住父亲一个劲儿地喊:“拢旺火了!”

我和弟弟揉着惺忪的睡眼出了门,发现父亲早就柴禾堆好了。虽是新春,但塞外依然寒风凛冽,冻得伸不出手。可是父亲却不怕冷,光着膀子,将着袖子,在那里热火朝天忙活着。“噼”父亲用一根火柴就点燃了柴禾,坚毅、沉着、冷静。

先点着的是麦柴。父亲一边拨弄火头,一边往火头上加细碎的干草。火头渐渐大起来,父亲往火堆上加干柴。风很大,刮得树枝呼呼响。我和弟弟一会儿用双手捂耳朵,一会儿揉搓冻得发麻的脸皮。父亲好像感觉不到寒冷,两脚蹲在地上,把手深深地弯下去,全神贯注地伺候那一堆火苗。风助火势,火焰越来越旺,柴禾堆熊熊燃起来,映红了父亲满是皱纹的额头和脸庞。父亲说:“跳过去。”我和弟弟前一后从火堆上跳过去,再跳过来。我知道,这是父亲质朴的祈愿,希望烧掉旧年的不顺利,迎来新年的好运气。

村里的旺火渐渐升腾起来,染红了半个天空。

## “鱼”说年味

● 陆月如

人间烟火处,年味渐浓时。

别人的年味也许是煎堆碌碌,金银满屋。而我的年味,是一条曾经活跃在江门外海人心中的民间传统手工艺品——“生蒸鲤鱼”,是儿时与小伙伴舞动“生蒸鲤鱼”拜年领红包的热闹与欢乐。

曾经陪伴江门外海当地人长大、承载过无数欢乐回忆的“生蒸鲤鱼”,是海外人用竹片和红纸按照鲤鱼的形态扎制而成的手工艺品,象征着丰收吉祥,寓意年年有余。久远之前的海外有农历新年把玩纸扎鲤鱼的风俗,那时每到新年前,海外百姓会为孩子自制或到市集买一条“生蒸鲤鱼”,从大年初一到年初八,成群结队身穿新衣的孩子们就会举着“生蒸鲤鱼”在各家各户的院子、里外堂屋跑一圈,边跑边唱“生蒸鲤鱼,年年有余,好生好鲤,发财利事,鲤鱼蹦蹦跳跳,齐发大财”的祝福话语,接着主人家就以红包答谢。有趣的习俗不但让孩子们收获满满的欢乐,大人们也在这份趣味中图个吉利,让门庭更添生气。

20世纪七八十年代最美的海外“生蒸鲤鱼”出了我舅舅的手,他做的“鲤鱼”不但在外国是抢手货,还销往中山、珠海、佛山等地。然而,制作这条“生蒸鲤鱼”一点都不容易,首先要削好作为整条“鲤鱼”的支撑竹条,然后用剪刀削出6条厚度、长度各不相同的竹篾,扎成“鲤鱼”的躯干、肚子、鱼嘴,再把各个部位用韧性较强的麻纸按照鲤鱼的形状绑扎出鲤鱼骨架,再用红纸剪出鱼身、鱼鳍、鱼尾、鱼脊等部位,以自制的生粉浆糊涂贴在鱼骨架上,最后用金色墨画出金灿灿的鱼眼、鱼嘴、鱼鳞、鱼尾和独有的鱼须,一条活灵活现的“鲤鱼”就完成了!火红的“鲤鱼”为新年的街头添上了喜庆的色彩,为百姓的生活点缀了期望,为孩子们过新年带来了乐趣。每年为了赶制交货,舅舅全家齐齐上阵,日以继夜制作了张贴、摆卖的小行家,还让儿时的我体会到辛勤劳作后丰收的喜悦。

20世纪90年代,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大江南北,人们生活水平直线提升,各家各户安装了木质的、铁质或不锈钢的大门,孩子们大多待在家里玩电子产品或与家长外出游玩。于是这条喜庆的“鲤鱼”便静静地沉寂在岁月长河深处,那一份独特的年味慢慢地淡出了人们的生活,越飘越远。年过古稀的舅舅每次看到挂在墙上褪了色的“鲤鱼”,浑浊的眼里就会涌动着无奈的泪花……

也许是舅舅的执着,也许是曾经的制扎经历,让成年后的我固执地要把这条在人们心里或渐次模糊或记忆犹新的“鲤鱼”从岁月长河深处捞起来,借助传统文化发展的契机,追查根源、整理技艺、录制视频等,推动“生蒸鲤鱼”成为了江门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之一,创设了工艺传承协会,开展非遗传承培训班,重现“生蒸鲤鱼”手艺。当那些不惑的、知命的、花甲的、古稀的、耄耋的甚至远在他乡的人们再次看到眼前那条红彤彤、金灿灿的“鲤鱼”时,久违的喜悦充盈整个心间,记忆更加决堤的洪水,冲出了一幕幕儿时美好的回忆,挥发出积淀于内心深处挥之不去、割舍不下的家乡年味。

如今在新时代新征程上,我和舅舅这两代“生蒸鲤鱼”传承人在传承保育技艺中创新、推动“非遗+”系列发展,不但以研学传承,还创制如抱枕、茶杯、布袋、挂灯等“生蒸鲤鱼”文创或摆件,让这条在文化自信长河里一跃而起的“生蒸鲤鱼”以全新的姿态把曾经浓浓的年味在新时代里迸发出来,洗涤人们浮躁的心,重新温暖每一个人的心房,让每一个“年”都过得更加美好和欢乐。

## 贴上窗花过大年

● 王同举

“小剪刀,手中拿,我学奶奶剪窗花;剪梅花,剪雪花,剪对喜鹊叫喳喳……”几张大红纸,一把小剪刀,一双巧手,剪出鱼儿水里游,剪出鸟儿飞上天,剪出梅花红艳艳,剪出了喜庆,剪出了祥和,剪出了乡村红红火火的年。

贴窗花的习俗由来已久,据说与一则上古传说有关。

相传,尧在位时,有怪兽肆虐,为害人间,百姓不堪其扰。这时,天降神鸟,它奋力驱走怪兽,人间得以有短暂的安宁。只是,神鸟每年才降临人间几次,百姓依然时常被怪兽侵扰。无奈之下,人们仿照神鸟的模样,雕刻成木鸟,放置在窗台上,怪兽见了木鸟,吓得逃窜而去,此后再也不敢祸害百姓了。后来,人们用纸鸟替换木鸟,把它贴在窗子上,逐渐演化成一种年节民俗“贴窗花”,并且样式越来越精巧,内容也越来越丰富,举凡花鸟虫鱼,包罗万象。

小时候,乡下大都是土坯房,房屋构造简单,清一色的木梁高檐青瓦,四面有窗,窗子不大,木格结构的那种,没有安装纱窗,更别说玻璃了。冬天,北风紧,把窗格吹得呜呜作响,着实扰人。乡下人就在窗格上糊上厚厚的牛皮纸,或者套上编织袋,或者蒙上塑料布,千奇百怪,无所不有。物尽其用的乡村生存哲学,在小小的窗格上得以充分体现。

年节将近,这些奇奇怪怪的窗子一下子变了模样,都贴上了漂亮的窗花,整洁而又美观。乡下人把他们的美好生活的期盼,变成了一幅幅生动有趣的窗花。

在儿时的记忆里,母亲不仅针线活做得好,还是村里剪窗花的好手,惹得一众小媳妇大姑娘总往我家跑,纷纷上门讨教剪窗花的技巧。

对于一些简单的窗花样式,母亲能直接在纸上剪出来。剪刀轻巧地从纸上划过,“嚓嚓”几下,再撑开,一幅幅漂亮的窗花就成型了。“红梅报春”“花开富贵”……一朵朵美丽的花儿在母亲手中绽放,惟妙惟肖,惹人喜爱。

版式复杂一点的窗花,如“喜鹊登枝”“女婿补天”“鱼跃龙门”等,需要打样,就是事先把版式图案蒙在红纸上,细心地描下版式轮廓,待版式图案描好后,才动手剪。母亲喜欢坐在墙根边上,就着冬日暖阳剪窗花,神情极为专注。起样,去白,镂空,每一道工序,母亲都精益求精,毫不懈怠。母亲用一双灵巧的手,把对生活的爱凝结在一幅幅漂亮的窗花中。

我经常依偎在母亲身边,静静地看着她剪窗花。在母亲手中,小小的剪刀像一条活泼可爱的小鱼儿,在纸上欢快地游走,时而稍作停顿,时而轻巧地掠过。“咔嚓”声中,片片纸屑如雪花纷扬,歌栖在母亲脚边。阳光洒落,时光仿佛停滞在纸上,静谧而美好。

我尝试过自己动手剪窗花,总剪得不好。母亲告诉我,剪窗花,关键要手到心到,剪随心走,不可过于急躁,一剪落错,整张纸就废了,要循循善先描好的版式线条下剪,不能随意越线、窜线,凡事依规矩来,就能把事情做好。母亲总从毫不起眼的日常琐碎中,教会我一些人生道理,这些看似粗糙的生活哲学,成为我日后不可多得的人生财富。

除夕前,父亲把旧窗纸揭下,抹净窗格,再糊上一层厚实的白报纸,把窗花贴上去。火红火红的窗花贴上了,就像一束温暖的阳光落在那里,整个屋子都亮堂了,年味浓了,清苦的日子燃起了火红的希望。

窗花,是开在窗格上的花,开在乡村人心里上的花,是乡村年节里最美的花。各种版式的窗花承载了乡村人最朴实的生活愿望,给新年增添了无限的喜庆和欢乐。

